

82

4015



者

血

捧

勞

辛

贈

阮

叢

詩

林

森



702.9
597

1842

森 林 詩 叢
捧 血 者



辛 勞 遺 著

1 9 4 8

星 犀 出 版 社 刊

目 錄

序詩	• • • • •	5
第一章 行人	• • • • •	11
第二章 月黑的夜	• • • • •	17
第三章 我愛	• • • • •	27
第四章 奧祕	• • • • •	34
第五章 林雀	• • • • •	42
第六章 古歌	• • • • •	47
給「捧血者」的一封信	• • • • •	51
後記	• • • • •	53

序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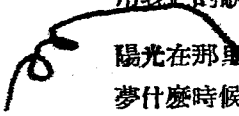
——獻給家修和在炮火中走散的
友人們

久違春日也久違故鄉；
在旅途生長大了，
人們嘲笑我的浪蕩。
在陽光裏，我看時代：
在那黑大的眼中，我追尋夢！
歡快同我有了深仇，
憂患却成了親切的友伴。

唱歌，因為我的飢餓；
看雲，因為我盼望晴天；
借星光照我的旅路，
前行，却是因為人世的痛苦，
我不屈服於命數，
戰鬥，以我的堅韌；
在人前，我感到渺小，
而我心的博大沒有人知道。

我不控訴；我不哀告，
在偉大的戰列，我走得沉着。
我不豔羨別人的英勇
因為我不相信我自己懦弱！
擊得槍放得炮，

面對我的敵人，我不會讓他逃走，
用我們的歌聲去襲擊他們的靈魂。



陽光在那裡我知道，
夢什麼時候開花，和它的顏色，
我敢說：我最明白；
然而我是憂鬱的，
因為我走過的路都是那麼艱苦！
我望着遠方，我探索希望，
並不畏縮，雖然我很憂鬱，
到陽光的家鄉，走進夢花開的地方！

夢使我苦惱，然而我愛夢，
因為夢是我的陽光！
如果說，陽光在天上，
那自由的天空就是我的夢；
如果說，陽光在未來的時代，
那新的時代，就是我的夢！
我已準備好了，
幸福的心，幸福的雙瞳。

我有個叫憂鬱的火熱的靈魂，
在沉默與陰靜之中，
讓人罵我不是個戰士，
讓人嘲笑我的憂鬱，
也讓人指責我的一切缺欠
——祝福他們
何必誇耀我的勇猛

何必宣言我的堅定！

我不惋惜童年的逝去，

我喜欣我的成熟：

更其喜欣：

在我壯大的年紀，

永保有顆孩子的心！

我不詛咒不幸，

因為不幸不是我勇敢的對手！

從輕蔑裏，我找到可愛；

從憂患裏我解悟人生；

在陰慘的地底，

我不屑陪著悲傷流淚，

叱罵黑暗，正因為我熟習光明；

酬報時代的孕育，

從準心向敵人看去！

祝福我底家鄉，祝福自己，

一個龐大的希望，

贈給我們前進的時代；

在炮火停息之時

和我那些飄散的伙伴，

祝福那相聚的明天；

更祝福我那最好的最好的朋友，

以一個少有的親切的微笑……

爲了祖國
不捧着生之鮮血，
那是
不愛國的人們！

——裴特斐



第一章 行人

那太陽有誰知道去了何方？

——Bridges

陰鬱地走，
這流浪的青春。
在蒼碧的山間
微風不敢驚動小草
這暮色中的行人，
是如此落寞，悄悄。

沒有笑飄在嘴角。
無言，佇立，像個大理石像；
可又不像個行吟歌者，
腋下並不帶有憂傷的胡琴，
更沒，詩句唱向黃昏——
只一個竹杖，一個背囊隨身。

遠山拱迎着夕陽，
像金紅的海水，
那裊裊的
萬里的流雲——
抑或失路的旅客？
而，他佇足並沒有詢問。

佇立在這青翠的山麓

靜默地注視水濱。

溪水映入他底形貌，
一個峭瘦的臉駐滿風塵；
正像水中的樹影，
那麼孤寂，那麼深沉。

野風無意地吹起他底衣襟，
蒼破的衣上，沾着草梗，
一似他曾在山坡休息，
凝望過歸去的農夫，
像似對於夕陽特別喜愛，
貪戀，流露出他跳動的胸脯，

炊烟掩蓋前邊的農舍；
廣場上傳來村童的兒歌；
歸鴉呼喚，不會引他回顧；
他只望着天際的流雲。
雲在那山頭繚繞，
纏繫着遠樹的四周，

就像那雲濤是塊磁石，
沒有什麼能牽動他底視線。
抑或，向那暮天紅日，
寄注難抑的深情？
像鵝慕懷戀小鵝，
抑或那雲嵐上緊固記憶？

曾傍過青春內河岸，

是否他又被怒浪飄奔？
在他底小小的生命船上，
是否有伙伴淹沒？
他是波里餘生，
惋傷同伴的消逝，才如此長默？

溪瀾流水深深，
山石上有個黃尾小鳥，
牠叫聲幽雅，
有如古琴飄洒的高吟，
但，是否這憑弔昔日，
還無語，默立的行人？

或，這山麓值得戀慕，
那楓樹，那古翠的松林？
或，來自迢遙的旅路，
趕過山村抖抖流浪的灰塵？
或漂流游子，
歸來辨認先人的古墳？

呵，為何無語，竹杖打着草地，
行人，天色到了這樣時分？
農人歸去了，——
禾稻的香味沾着腳尖；
菸袋飄出紫蔚的烟；
孩子相親在膝前。

牧羊童打着呼哨，
天真的吆喝着羊羣，

山岩回應樂音繁，
羊頸下抖動着銀鈴。
呵，爲何只望天上，
行人無言，何所思忖？

村狗吠着獵獵，
暮色漸濃使牠不安；
聽牛犢在長喚；
白鷺離別了水田；
山風起了，
行人！夜裏吞沒了人間。

山中雖無虎豹，
若是蛇呢？爬來，也會使人心驚。
爲何沉默；爲何不行，
抑是約定？
大昴星升上西天，
看見麼，無語的行人？

若是你是戰士去遠征，
你的隊伍呢？快快趕上！
若是你思索人生的路程？
想有月的夜吧！月在雲海中急行，
一會黑，一會亮——
從這去解悟人生。

若是你難捨殘餘的落日？
若是你戀戀暮紅？

全沒入山凹了；
要看它，先看過明天的朝紅。
天空沒有不散的雲彩；
誰的鮮衣，經年不褪色？

夜暗了。
呵，行人，你為何還無語思尋？
若是你追尋記憶？
你可曾知道：記憶就是痛苦，
不管昨日曾經歡喜，
有誰能捉住飛去的雲霧？

卽或青春河上碰過礁石，
我看你的頭髮還沒有一根蒼白；
卽或，你生命的小舟殘破，
補好了，馳去！不要怕浪濤澎湃。
卽或你還惋惜同伙，
假如生者能把死者替代？

夜已暗了。
山麓上無法看見遠處古松。
若是你是個孝心的游子，
暗中無法認出誰的碑，墓。
若是你還得行旅長途，
該走了，山上已展開逐客的夜幕。

呵，你為何沒有回應？
行人！若是你有所期望，

這樣晚，誰也不會來；
太信實了，人們就笑：這樣的癡呆。
山坡的小草柔軟，
你姓啥？你可以自由坐待。

山風這樣探問，
松葉嘯響如潮。
小溪也說出關情：
你往那去？——流水泠泠。
但像醒自遺忘之境，
無語，還行人揮杖前行。

第二章 月黑的夜

在艱難里沒有出路好脫逃，
用手在鋒口上，他抓起那刀
——薩弟

月黑的夜，
星星隱藏，
它不敢看這悲慘，
風也不敢括大，
怕驚擾了離別的人心。
輕輕拉住門環，
母親手扯住他底衣緣，
「去吧！願：上天有眼，．．．」

門兒輕開一半，
那一半支持着母親。
「若是南風吹來塊雲彩，
我望雲梢帶來你的音信．．．」
（天呵，看不見母親的臉！）
「無論怎樣？」淚落如連綿的秋雨，
「也別忘記流血的鄉土！」
小妹抱着他底腿，嗚咽。

「狠毒的強盜，
（母親憤怒地啞着聲音）
「昨天傳去你的爸爸，

今天聽說還在審問，……」

（杜鵑暮夜的哀泣，
是小妹嬌弱的哭聲。）

「在強盜的手里，
那還有人能在床上死去！」

「逃吧！隨便哪里？
只要你能夠離開這魔鬼的土地！」

（青年摸着小妹長吁，
眼淚落着誰也不能計數！）

「不要想我！」母親說：
「無論在什麼面前，
你不要露出畏懼，
孩子，走吧，我不想你！……」

（這不是個惡夢，
悽楚的，悽楚的夜空！）

「……把你看成眼球一樣，……」

（老狗叫着向外，
汪汪地像疾風，狂雨！）

「我們家的香煙……
妹妹年小……
我們老了，還能活幾天？」

你想着你肩上的担子，
你走吧！家中荒了的田產……」

「哥哥，你別走呀！」
（小妹拉着衣角——）

「你知道媽媽的希望：……
看看你在我入土之前……」
「媽媽！小妹！我走啦……」
門兒輕輕地無情的關起。

月黑的夜。
黑盾掩蓋他底腳蹤，
好像是同情他底命運。
夜是這般的深濃。
他用袖頭擦乾眼淚，
咬咬牙邁開腳步，
讓希望鼓勵着行程。

在熟習的小路，
他摸索前行；
大步跨過荳地，
新生的荳莢吻他底雙腿，
一似戀別，嚙着，蘇蘇，
分開齊腰的叢莽，
不知道什麼樹叫得嗚嗚。

他記起：地頭上有顆白樺，
鏟完地就在那樹下休息。
那樹的葉子大且青翠，
蔭蔽過他底祖父；
蔭蔽過父親和他自己；
可是別了，

他想得那麼悲淒！

攢進穀地，
穀穗嘆息地搖着夜風，
他站在穗子中間，久久，
握了滿把，
眼珠就簌簌墮下，
在他很小的年歲，
他在這騎着牛兒的背。

有多少幸福的日子，
祖父微笑地坐在山坡；
菸袋冒出藍色小火；
在那樣黃昏，
他們就圍着老人家唱歌。
父親站在山頭眺望，
眺望穀地裏緞般的浪波，

可是那日子逝去，
自從那個悲慘的秋夜，
誰呢，還有笑的心思？
羊呢？失蹤了！
祖父陰鬱地走進坎中！
而他，這般黑夜，
悲涼地悄悄逃生。

放下了穀穗，
他又摸尋高粱，

大長的葉子纏在手掌，
像條黑蛇，
兇狠地咬在他腕心上。
痛苦的輕輕放下葉子，
要急急趕路，忍着心傷。

田溝的流水，
彷彿知情——
爲了送行，才流響溶溶，
一陣鄉風吹起，
漾起土地的香氣，鬱鬱：
他痛苦地親愛的呼吸：
風控訴着血的回憶。

地上跑來強盜的馬蹄，
家鄉哪還像有人住居！
樹木不再青綠；
若是還有太陽，
那太陽都被血蒙蔽。
陰天就常常飄着紅雨；
雲彩也爲人們嘆息。

哪一莖花朵，
還敢開得紅紅？
哪一片楓葉，敢同血相比？
樹枝挂着人頭，
江水不再蒼碧，
野狗咬向夜月，哀呼，

戰馬吼叫着，鬃毛豎立！

若是今晚有月，
他就要更爲淒楚，
也許要伏在地上；

（要到水邊喝一口水。）
像水流般的痛哭。
腳尖吻過彎曲的田溝沿，
夜的黑影都不敢從他身旁經過。

土地是強盜的，
人們都變成豬牛，
養在圈裏，草窩，
只要高興，就送給屠手；
沒有一顆小草，
不記着慘變；
更沒有一個溪流。

尋塊山石詢問，
看那永也不乾的血痕！
雪再不潔白，
落下來，就變了顏色。
所有的土粒，所有的風絲，
會講起連串的悲哀，
問問：那崗上的山白。

月黑的夜，
憤怒的人們，

全悄悄地跑上山，
在大森林里，
嚼味着乾樹葉當黃菸；
野風呼嘯他們的鄉仇，
不顧山石把腳底磨爛。

沒有一個青年，
能安住在自己的古房，
饒沒有個女孩，能做黃花姑娘；
逃亡，流浪。
在異鄉路上——
到哪？哪塊讓他休息，
他正向黑的山崗。

走上山坡
看不見路徑，
膝蓋破了，石頭阻礙行程，
他不敢吟哦，
摸索，前後一片黑茫，
突然，他想起追騎，
害怕，他伏在草莽。

遠方有個閃光；
炯炯地什麼發光？
有一陣大聲震激草棵，
來了，可不！
身畔的小草畏縮；
嘩嘩，不知哪顆大樹，

喧叫，野鳥受了驚嚇．．．

聲音漸漸近了，
什麼播動着草？
山石嚇得落下，
碰在溪中，
什麼，叫得那麼慘切？
牙齒互相敲打，
他戰慄，頭不敢抬起。

想起了惡狗，
敵人養了怎樣兇的狗圈？
若是被他們搜去，
或，在鋤刀底下；
或者他就穿起紅衣；
像草人樣的，
讓惡狗抓破肚臍。

完了，他想：
身前的小樹動搖，
像死了樣，他底心冰冷，——
若是再進一步，
他就像小雞一樣被捉。
死了，也許不要等天亮，
也許先砍去會逃的雙腳？

風停了吹括，
停了呼吸，心跳動，

自己可以數得清楚。

可是，等死麼？

突然他抓起防身的短刀，

不，不，反正是死，

他不願做羊兒或豬。

期待着，

像死囚期待刑期；

想像：兇手這樣，走攏？

他要怎樣撲去？

先扎那個喉頭，或者……

瞑息地，有點焦燥，

在死的面前，他很心急。

要同生命開個玩笑，

像小孩子燃放花炮，

怕又歡喜，這冒險的安慰。

挽起袖頭……

但是，山風又吹起

沒有什麼追騷，

只有條草蛇爬去。

宿鳥沒有驚飛；

山溪平靜地流響山間。

這是一場可怕的夢幻。

他拔起短刀，

向夜空長長吐氣，

嘲笑自己，多麼胆小！

向前，
但，他却愛「傻子的勇敢！」

月黑的夜，恍惚，
他跳上海船，
「這才心安！」
船身隨着浪花，
洶浪掀天。
海水黃色變成碧綠，
黑色又變白如銀……
時間：夜與白天流換。

走着：他捉摸：
他又踏上了陸地，
檳榔花紅在山上，
野鳥笑在低桠。
碧茵的草地，
暫歇息他底疲乏——
流雲是他勇敢的游蹤，
長風是青春的好戰馬！
（向天涯！）

第三章 我愛

我與太陽一般流浪，
憤怒——
但也太陽般自由！
——嘉洛

在祖國的海岸，
欺騙着家里；
他說：像故鄉一樣溫暖，
都市的燈火，
他說：是亮在他底心間。
可是生活？就是生活吧！
沒有一封信，敢提起他的災難！

假如誰能够算：
一担穀子有多少米粒？
他的憤怒和深憂
却不能用升斗估計，
在繁華的暗角，
陰晦，蒼白，
他忘了什麼叫歡喜？

家鄉的血影，
伴着飢餓；
沒有春樹爲他綠，
一塊破布片，

爲人們輕輕拋棄！

什麼呢？——問着。

當他空肚子投在床裏。

不屑流淚，

也沒有想到死寂

在異鄉的地窖，

有朵花麼？

曾爲他開得秀麗？

那麼——怎樣？

死了有誰感到哀惜！

就像寡婦垂着面幕，

人們嘲笑他的憂戚！

對於不幸，人們願意：

降給別人，

幸福却應該屬於自己。

而，他並不要求

向天風播送他底熱意。

低着頭，

給自己鼓勵，

可是人們只看見他底陰鬱；

因此，在沉醉於自己的幸福之後，

人們把他底不幸，當做話題；

紅色加一點點墨綠，

那就至美之上，更有驚奇。

是這樣，

28

在流亡的路上，
這不幸的旅客，永騎着哀傷，
那匹古怪的劣馬，
顛簸得他骨碎，筋疲。
從沒走近太陽，
在黑夜裏馳驅。

卽或，見些光影
牠立刻駝着他走避。
山崗是叢生荒莽，
一夜里燐火熒熒，
卽或，白天也走在荒場，
讓他舒服地吐口氣，
好像只有這樣地方！

山石才有些同情，
流水才似乎關心，
他愛松樹，他愛古楓，
祇有黃竹
才像他底堅硬。
荒火是他底伙伴，
敢嘲笑威嚴的夜風，

希望開着奇異的花，
挑戰地流浪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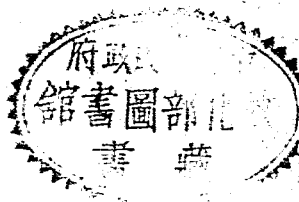
（久遠，我愛！）
海水般的悲懷，
噙了淚，站在異鄉的山崖；

當他想着家，
酸辛的淚，憤怒地壓下，
踏着落葉，
攀扶挂雪的枝柯，

站在山麓，
這兒冬雪銀白的飄灑，
遠山頂上一片白霞。
倚着竹幹——
天在落雪呀！
飄飄像蕎麥花，
（久遠，我愛！）

家呀！
（久遠，我愛！）
看不見一塊黑土，
在哪，雪中的古屋？
院中的李子樹？
和那蹣跚的小肥豬？
和那啄雪的鷄雛？

祖母的煙袋，
神話講不完又滔滔接下。
媽媽慈愛的眼睛，
髮上有沒有白髮？
爸爸臉上添多少皺紋？
（久遠，我愛！）
小妹怎樣出了嫁？



六月荷還開嗎？
（久違，我愛！）
李子樹結果有多大？
高粱紅不紅？
黃荳，穀子和薯蕷？
棉花，怎樣，
在黃熱的秋陽下？
多少人死啦？
鄰居還存幾家？
被害者的屍首堆了多高
江水還流吧？
死者的墳上生多長青草？
（久違，我愛！）
小孩子有沒有心思吹喇叭？

（久違，我愛！）
在夢中：
不祇一次回到鄉里，
他殺敵
就像用鐮刀割草……
抱著母親，
像個嬰兒，哀七哭啼

馳騁着鐵騎，
披上鋼甲，
光耀地揮着國旗，
蹄聲震動，

騎着英烈的駿馬，
跑進新生的古城里
（久違，我愛！）

光榮的紅了，
故鄉的明月。——
像農夫站在田畝
想起：
盼望七月的連雨——（註）
要騎大馬歸去！

高呼：
（久違，我愛！）
（註）關外民謠：「五月陰，六月旱
，七月連雨吃飽飯！」

第四章 奧祕

驟疾過往長住的風，
他直往而前，
不停，不歇。

——夏蠟

「我很窮困，
但，我胸中很爲豐富，
是世界上最豐美的寶庫！」
「什麼寶庫？」
但，你這麼委瑣，
在你的心里，不值得探索！」
「不，我心的博大，
可以比盡天涯，
沒有人能走遍我的心崖。」
「心大並不可誇，
但，人心都是一般，
你不要講什麼心大！」
「我胸中藏着美豔，
珍珠會顯得黯淡，
黃金你不必談起！」
「美豔是什麼？」
看看你的衣衫，
蒼白的雙頰……」
「我有個崇高的願望，
還是一個神奇，

你不要以爲我在說謊！」
「你的願望；
是不分皂白的色盲，
我很可憐你的愚妄！」
「可以發誓說：不是！
人間什麼最爲痛苦？
話語塞悶，沉默之時。」
「人世竟有這瘋狂！
——寶藏，心和美麗，
什麼是你的願望？」

不是綠蔭，是醉了的斜陽，
風搖曳的天竹粒，
珊瑚游行在海底下，
晨霞飛灑，
那般美麗
酒徒的酡顏：
又像暮雲瀾灩在遠山：
嬌女深冬的頰上，
想起昨夜偷試嫁衣，
那村中新婦的羞赧，
長裙拖地
巫師筆上的朱砂；
少年爬上樹梢，
摘枝上圓大的山楂；
夜鶯染著玫瑰，．．
綠葉叢里的番茄；
山頭望，一片跳蕩的高粱穗；

楓葉滿山飛；
午夜頻垂的燭淚，
春聯則貼在門楣，
三月的桃花探出牆，
櫻桃托在手掌，
石榴初放；
少女的咀唇，剛化好妝，
雄雞冠子映着陽光，
淒冷的冬夜，
高山跳躍的野火的光芒；
這般紅——
這般動盪，
在心裏流得河般長。

「形容得太多，
我還不曾知道；
你要說的什麼？」

「我底青春，
非常高貴，
幽美有如金雲。」

「青春在你鬍鬚根上逝去，
難道留在你的心裏？
你不發昏說謊語。」

「我的心，非常潔白，
猶如孩子或冬雪，
雖然我在憂患裏奔波。」

「潔白有何可愛？
冬雪使人寒冷；

誰稱讚孩子的癡呆？」

「我的美麗是思想，

從天上擷採明星，

編織是大地的陽光，

「思想是什麼？」

不需要陽光，這世界習慣黑暗，

而且星在白天就隱沒。」

「在生活的火中，煉得剛強。

世界需要光明，

人類該生活得像太陽。」

「但是什麼是你的寶藏？

你卻只說些星星，月亮，

說吧！什麼更能惹起我的讚揚」

「我應先向你再描寫，

「只有爐火和朝露……」

「够了！」

「那麼熱和壯麗……」

「什麼？」

「我的血！」

走過了熱鬧的城市，

遍問過居民；

又到幽僻的鄉村，

訪候那些辛勤的農人，

在海岸，

他拜叩過漁夫，

但，回答都是一個字：「嗤！」

不等他說完，

就走了，像風吹進了山谷。
像是爲捧血而生，
他幻想血的神聖
在胸中血泛瀾；
生之血朝夜哮，喊，
當他經歷人世嘲笑的星霜，
血喧嘩不安！
想起來他就戰慄，
血不願住在腔中，
要到廣大的世界上去！

到世界上去！
在他憂鬱的路上，
蒼惶疾走，
彷彿他又在故鄉逃避追騎，
但，這追騎在他底心裏，
日夜槌打着心扉，
他無法抵禦！
走着，他狼狽，
望着遠方，他又望着腳底。
迎面來了一排兵隊，
前邊飄揚着國旗。
傲岸地前進，
灰塵咆哮地飛起，
從他身旁穿過，
沒有人看，也沒有人睬理，
好像生了翅膀，
那兵士，閃耀的刀槍。

誰關懷路中人的憂鬱，
上前線去，都那麼心急！
隊伍像蛇般從他面前逝去，
隊尾有一個少年士兵
獨佇足向他熟視。
他那憔悴的容顏，
枯暗與希望什麼的大眼，
焦燥地他揉着鬍鬚。
「朋友，你有何痛苦？
這樣緊急的時候，
還在路畔悠閑地踟躕？」
那少年兵士眼珠炯炯，
沉默一下，又開言詢問：
「我看你很爲面熟，
好像你是我的鄉友；
是否，你家住在山里？
是否，你們門前有片豈地？
是否，你曾逃跑，
在那黑漆的夜里？
是否你曾流落在外，
家中很久沒有見你的信息？
是否記得你的舊伴，
同玩在山畔的小溪？．．．」
他看：那青年兵士，
自稱爲舊日伴侶，
從那眉眼他彷彿記起：
在山上，曾騎着大牛，
擲着石塊，

嬉戲着並且罵詈，——

呆然地，他不知是喜歡，抑是傷悽？

看那舊友的面龐，

雖有風霜，還是昔日般的秀麗，

他領首，無語，

那兵士驚奇地叫，跳：

「呵哈，怎樣的奇遇！」

一個熱情的擁抱，

他們攜手走上道旁山坡，

坐好，幽幽地講着自己，

幸福或者悲慘

逃亡里的故事。

少年兵士講着戰爭；

爲了鄉仇，他才跟隨軍隊前行，

在那戰壕裏面，

人們怎樣要從血路走上明天！

他也講起血的咆哮，

流浪的失望與難安……

于是，少年兵士勸慰，帶着笑。

「你知道強盜的血手

怎樣伸進家鄉？

屠洗了我們多少城圍？」

「我的血！

我的血！

我的血！」

「你聽北風裏：

國人的命運，
慘叫傳揚到天外！」
「我的血！
我的血！
我的血！」
「你看強盜的劣馬，
踏壞了田園；
破碎的祖宗的墳堆！」
「我的血！
我的血！
我的血！」
「你看：大地的顏色；
暮夜的火，
江河的流水。」
「我的血！
我的血！
我的血！」
「戰鼓敲響了，
咚咚響如雷，
助着沙場殺敵的聲威！」
「我的血！
我的血！
我的血！」
「吹起來了，
英雄的黃金的號角，
招喚愛國悍勇的男兒！」
「我的血！
我的血！」

我的血！」

「我希望：

偉大的戰野

增加一個新的伴兒，」

「我的血！」

「那些戰友們會為你預備快馬」

「我的血！」

「騎着衝上前！」

「我的血！」……」

彷彿有一個新芽生在心間！

第五章 林雀

在這鳥兒的勇猛的叫喊裏
陰雲聽見了歡樂。

——高爾基

坐在山坡，靜靜地坐，
爲他底血憂鬱。——
面前：山溪的流水，很急，
太陽光落在水波上，
成爲耀眼的漣漪。
有一個洗衣婦，在石上，
衣杵的聲音，砸在他底心裏。

什麼呢，血和血的生活？
陰鬱，蒼白，想起來就使人戰慄！
背後有片高入的松林，
松葉翠碧，像秋日的晴波；
呼嘯聲有如潮來，
彷彿在海上，海水打着巉崖，

一個鷲鷹暴戾、兇猛，
傲岸地在頭上飛行。
又飛回來了
高高地掠過尖峯，
盤旋在低低的山凹，
黑翅膀扑擊着大怪。

林雀都靜默，
捨了最愛的溪澗，石岩，
知道，來了個大災星。
藏蹤在樹葉里，
沒有唱，也不再飛翔，
就像活人走入了死的安息。

鷲鷹撒野地盤旋，
疾下就像閃電，——
林中跌落一個鳥巢，
碎在石上，有一個死鳥。
（牠大概剛來這世界？
就遇到不幸，看那稚嫩的柔毛。）

林中起了可怕的悲鳴
是母親麼，哀傷幼子的哭泣？
抑是哀悼同伴的長離？
他被這聲音激動，
想起人世的不幸，
更甚于他自己的不安。

憤怒地，他向水里投去小石，
因為那鷹又沖向天空，
高傲地追逐山風。
「怎樣殘酷的，惡魔！」
石子碰碎水中的太陽，——
他說：若是這石子能够飛到天上？

靜默，好像太陽都變了顏色；
追憶着一個悲哀的印象：
在那血雲中，好像塗血的臉，
血淚伴着死流滿了鼻邊。
有眼睛，有思想，那時候，
只看見和想到血點斑斑。

太陽都流了血，這時代！
天上哪有一塊藍天？
那個難忘的中夏——
哪塊雲彩還能獨自悠然？
在那只有血的天上
日夜飛着血，火和烟……

就像雷鳴那巨炮聲；
流彈生了翅膀，
坐在房裏也危險！
誰都知道，誰都不知道：
就像這林中的雀鳥，
死，什麼時候掀開門簾？

那森梟貪狼的山鷹，
又回來了，更大聲抖着羽翼，
有如盤旋在他的心里。
可悲的林雀，知道嗎？
你們的敵人……
躲起來呀，快，到最深的林蔭！

塵的翅鐵羅閃着太陽，
猛烈地煽動，盤旋，迅疾，
向可悲的林子探下鐵爪。
戰慄着，同感林雀們的命運，
彷彿也是這林雀，
呆然，暗嚥，不敢呼吸。

鷺鷥傲岸地攢進樹叢，
他閉上眼，幻摸那犧牲……
但，鷹飛起來了，很驚惶，
大羣的林雀列隊像鐵騎。
奇蹟呀！當他鼓勇睜眼，——
林雀們的尖喙正咬得很勇敢。

吵叫是他們的戰歌，——
歌頌自然的喉嚨，
變得那般可愛的粗野。
啄着，搏鬥着，鼓着翼，
奮勇扑去，牠們靈活嬌小的身體，
翅膀密列星般的閃得奇異。

那兇鷹狼狽地閃躲，
威嚴盡了，只剩血洗不盡的罪惡；
牠大翅膀流着血點，
頹喪地帶着創傷，
慌張地逃走，
在遠雲中退畏縮地回頭——
山麓上黑色的翎毛飄落。

想像：還近於人性的戰爭！
那些林雀把戰血送給溪水，
清幽地唱起歡樂的曲，
環舞，從一個綠枝跳到一個綠枝，
黃的，藍的，灰的和紅的……
奇異的雲般娛樂大地。

太陽歡欣地停下，
更光彩地照着這個山坡。
風輕輕地吹送花香——
像走進一個企望的國，
金色生光的童話——
枝葉顫着紺碧的葉波……

想着林雀們，想着未來的世界；
他毅然站起，
（一個古騎士怎樣握起古劍，
到溪邊，沾水在石上洗磨；
直到那鏽的劍閃出光華，
向天風揮一揮，——
有古歌伴送他底征程，）
勇敢地走過山頭，隱沒……
（向太陽！）

第六章 古歌

那象徵自由的神鳥，康兜——
在那裏築巢哺着雛子，
翔舞太空中，自由！

——嘉洛

春風吹遍了
郊原；
嫩草上染着鮮紅，
那是
神聖的民族，
高貴，
英勇的戰血！

我的劍不能鏽在鞘里；
我的血不能隨生命衰枯，
要奔放，流向天野，
染紅一塊布——
鑲上幸福，光明的祖國的旌旗。

奔馳在沙場，
那些
捧着鮮血的人們；
怎樣
犧牲了自己，
生命，

爲了民族的光榮。

我的劍不能再停在手；
我的血不能靜默；，
要飛濺，濺成花朵，
就像初春的晴陽，
播送金光給大地。

爲了崇高的思想：

壓日
天藍的自由。
揮起
我們的劍吧！
灑成
壯異的血海。

我的出鞘的劍；
我的未罄的血；
滲進那血海中去；
那怕一個浪沫，
也在澎湃吼叫的紅色的戰壕。

遠山又青綠
但，
戰地的月色，
照着
誓死愛着祖國的英雄；
爲了

永遠人類的和平！

我的血熱如火；

我的血湧如波；

上馬，去合夥吧，上馬！

我的劍射出火星，

走到偉大人性的戰列！

祖國新生了

在那

血映的曙色，

在那

血和劍放在手上

那些

不願做奴隸的人叢。

偉壯的鮮色奔流：

血！血！血！

復仇萬歲！

我的閃光的利劍，響動，

刺向仇敵無恥的前胸！

閃着奇麗的光芒，

我們

呼嘯的血，

和着

喝飽敵人血的劍，

跳躍

防衛祖國的田產！

碧血冲疊高山；
紅霞輝煌着劍環，
讓我的劍尖繫朵玫瑰，
就像我的血染，
我們驕悍地高舉國旗喊：衝鋒！

粗野的拉手，
我的
和你的血交流，
唱吧！
我們血的戰歌，
祖國
需要你和我。

斑斕的劍搭成十字架，
在我的墳上，等我死後，
那時呵，不需鼓樂，
也不要塋墓碑，
蓋上一面血染的國旗吧！

黃金的喇叭，
吹起
光明的號召，
踏着
鼓聲前進，
前進，愛祖國的人們！

給「捧血者」的一封信

東 平

辛勞：

想寫信給你到現在已很久了，你來信要求我實現前次的諾言，實在沒有再拖延下來的理由，但問題是在我不能給你的詩一個適當的批評，我對詩很少修養，這不是客氣，你曉得我們中間用不着講客氣。

我覺得你是一個在鬥爭中不倦怠的青年朋友，你身上所肩荷的痛苦有時使你的狀貌表現狼狽，但這是戰士的疲勞，疲勞是戰士的嚴肅的色調，一個瘦削的黑影踉蹌地傾傾斜斜的跑出來，但一樣的參加了戰鬥，我自覺能了解這種人物，在陀思退以夫斯基和高爾基的作品中，我常常碰到這樣的人物，這是一個痛苦的然而給時代帶來了突擊力量的戰鬥的典型，不過灰黯了些，不明朗了些，革命的自尊而快步的覺醒少了些，這也是你的苦悶，你的詩正是你的自白，對於這個人，這個典型的表面上，你的詩有過

足以自恃的成功，但還有缺點。

我以爲支付在這詩中的文字太多了些，而且還有缺點不能找到更深的文字，因此文字的氣味在這詩中還是占着支配的壓倒地位，所以這表現方式還不是頂新的，當然主要的是由於中國文學的落後所造成的結果。

你怎樣表現你自己呢？你是在前進中，但還是前進中的一個片子，因此相當的和整個隊伍脫節，有點獨自個坐下來喘氣的氣氛，我想介紹你一個最適當的批評，是我們的××（你還不曾和他談過文學呢？）說的，因爲你的詩他也看了，「是堅定的，但是也表現得搖擺！」他這樣說，我想這一點不武斷，我正想用這句話來勉勵你！

後 記

這部詩是在去年暮冬和初春之間寫成的，前後用去了兩個半月的時間，而得到這部詩的感情和境界，則是前年那個深夏天，在那個深夏天的長途跋涉中，就開始思維和醞釀了。

這部詩能夠寫出來，得感謝我已離開的那個軍隊，給我那麼多閒暇的時間，更感謝紺弩兄，那時候我們偶然地相逢，並且住在一個小房子裏，——我所以對紺弩的感謝加個「更」字，並不是因為他給我寫了序，而是因為在荒僻的山村中，他給我的慰解和鼓勵。

在那個荒僻的山村中，我的環境是好得特別的，別人匆忙，我閑着，別人歌唱，我靜默，山在我房子後面，田地在我的房子前面，山上有青蔥的竹林，山下有靜靜的小溪，儘容我在竹林下望着遠天的雲彩遐想，或坐在小溪旁邊構思，田地青翠，油菜花正開得香，在那個春天我有儘够的時間在那兒徘徊復徘徊。這樣，我的詩就慢慢寫起來了，雖然我那住房又黑

暗又古老，又溼漉。

照原來的計劃，這部詩要有現在兩倍的長，但是不幸的，我連那山，那竹林，那小溪，那青翠的田地，也不能不告別了，不要說詩，因為我忽然吐起血，不知爲了什麼？而且更使我驚愕地有了肺病，也不知爲了什麼？

於是，我到醫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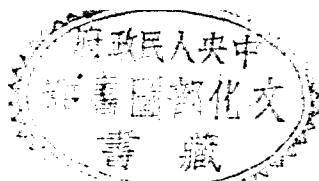
於是，我從醫院，有一個秋天，桂花剛落的時候，走出來，「轉地療養」來了！

在身體稍稍好點的時候，我努力想把它續寫下去，但是我失敗了！

因爲現在「捧血者」還是要「捧血」，還沒有到「收穫」的時候，而我要寫下去的就是「捧血者」的「收穫」，所以我只好擱筆，等候那「收穫」的到來！

這部詩，在東南戰線（序，序詩），刀與筆上發表以後，收到些零碎的意見，而我寶貴着這些意見，感謝並且更加自勵。

這部詩寫了一年多了，在今天提筆寫後記的時候，這又是暮春的日子



，外面在落着雨了，這也是去年我在醫院裏受着病患與感情的變亂所脅迫的時候，而這也是三年前一個愉快的現在，成爲悽然的記憶的月份，我不知道我該寫什麼呢？

我要想的是：希望我的病快好點

...

憧憬和企望着健康與收穫！

一九四〇・五・三・於雨夜・金華

森 林 詩 叢

受難者的短曲

方 敬著 · \$ 3.00

風 景

田 地著 · \$ 4.00

捧 血 者

辛 勞著 · \$ 3.00

火 燒 的 城

杭約赫著 · \$ 3.50

交 響 集

陳敬容著 · \$ 4.00

渡 運 河

莫 洛著 · \$ 3.50

詩 第 一 冊

唐 祈著 · \$ 3.50

英雄的草原

唐 湜著 · \$ 9.00

· 以作者姓氏筆劃爲序 ·

712.9

0099

1242

注 意

1. 借書到期請即送還
2. 請勿在書上批改圈點折角
3. 借去圖書如有污損遺失等情形須照價貼償

叢 詩 林
者 血 捧 森

本 出 版 期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刊 行 處 上 海 西 門 路 六 〇 弄 四 三 號
星 厚 出 版 社

小 基 本 定 價 國 幣 三 圓

珍 編 輯 者 森 林 社

袖 著 作 人 辛 勞

版 權 所 有

主福年



\$3.0